

蘇萊曼著

劉半農
小荊合譯

蘇萊曼東遊記

蔡元培題



蘇萊曼著

劉半農合譯

蘇萊曼東遊記

(Voyage Du Marchand Asabe Sulaymân Par Sulaymân)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行

蘇萊曼東遊記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蘇萊

曼

譯者

劉小半

蕙農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黃文瀾 柳野青) (一一四九九)

序一

蘇萊曼 (Sulayman) 是阿拉伯商人，以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東遊印度中國等地，作遊記一卷。至九一六年（後梁末帝貞明二年），有哈生 (Abu Zayd Husan) 者，就所知曉，爲撰補注一卷。一九二二年，法人費郎 (Gabriel Ferrand) 據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阿拉伯寫本第二二八一號譯爲法文，即依原次分爲二卷：卷一爲蘇氏書，卷二爲哈氏補注。原本有簡省不可通處，費氏尋譯文義，爲之貫穿一二；或缺略甚多，則爲參據他書，加以增補。凡此之類，均以方弧□括之。圓弧○所括，則爲通常注釋；原本頁數，亦分別注明。今重譯是書，體例悉從費本。惟原本開首二十餘行，是後人所擬，費用斜體字印，今則於其所正處，用小字注明之。此外如有注釋，亦概用小字，外加圓弧，以別於費注。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此稿於去年夏秋間分期譯登語絲週刊，嗣語絲遭民賊之殃，改由上海出版，南北



交通既絕，譯事遂歸停頓，計已刊者不過全書四分之一而已。近承張亮塵兄囑賡前業，改付地學雜誌發表，並以一八四五年雷諾氏(Reinaud)法文舊譯本相假，俾資比證，因於多忙多病中努力爲之。倘有批謬，尙望愛我者不吝賜正。

劉半農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北平。

序一

兩月以前，承幾位父親的老朋友的幫助，知道我有了出國求學的機會，所以在匆忙之中，未動身之前，我很高興的把這部蘇萊曼東遊記趕緊的整理出來希望它能快速的出版，但是在未出國之前，我還想在這裏說幾句話，表明我對於父親永遠永遠的記念。同時對於許多助我完成這部書的父親的友人們道謝。

在最初的時候，當我開始寫一點小東西或是翻譯一些小東西的時候，父親曾經向我說過：『好好的寫，好好的譯，將來我們出一本劉氏父女合作的東西。』當時我聽了十分的喜悅，覺得能同父親合作是十分的光榮，同時暗暗的感激着父親對於我種種的希望，但當時又怎會想到這部蘇萊曼東遊記便成了我們最初而又是最末的合作品呢？能承了父親的意思把這部書完成了固然可喜，但是這喜悅常常的引起了我的悲哀，引起了我不斷思念父親的悲哀！父親是死了，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然而他希望我上進的心永遠的深刻在我的心中，使我念念的不會忘去。這便是我特別看重這

部書而寶貴他的緣故。

三四年前，我最初的一部翻譯品出版的時候，父親便把這書未譯完的一部分交給我，叫我接着把它譯完了，打算等到我譯完了給我改，再送到地學雜誌去發表。因為父親的事情很忙而地學雜誌還不時的來催稿子，蘇萊曼東遊記的前半部便在地學雜誌發表的。但因為我那時身體不大好，時常的生病，同時又忙着校內的功課，所以雖然把那一部分書接了過來，然而始終也沒有動手去譯。一直到前年父親到西北去之前他又同我提起這一件事來，我允許他在暑期中一定替他譯完了。但是最叫我傷心的便是我又失信了，在他抱病歸來的時候，我還是一點也沒有動手。因此他始終也未能看到我翻譯的一部分。

他逝世以後，因為所受打擊太大，又把我剛剛養好的病又引了起來。所以一方面在家中養病，一方面就努力的把父親所托付的這件事，慢慢的作起來，一直到十二月底才算完完全全的譯完了。又此後經過陳綿先生校過，譯文中當然有不對的地方，然而經過了陳綿先生很仔細的校過，大概也不至於有太大的毛病。同時又承了張星煇

先生的好意依舊在地學雜誌發表，周豈明老伯更答應在出版之前爲這書作篇序，蔡元培先生也已經爲我寫了一個封面，大家對於我的幫助我永遠也不會忘了的。借這個機會我在此地向他們致謝了。

劉小蕙

蘇萊曼東遊記目次

序一

序二

第一卷

故事的鍊子

(一)

關於印度中國及其國王的消息

(三五)

第二卷

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消息

(五五)

關於爪哇加城的記載

(七九)

續叙關於中國的消息

(八六)

目

次

關於印度的幾個見聞·····	(九六)
桑高地方·····	(一一一)
琥珀·····	(一二六)
珍珠·····	(一三八)
關於印度的別種傳說·····	(一三三)

蘇萊曼東遊記

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消息

第一卷

故事的鍊子

這一本書裏包藏着（頁二）一條故事的鍊子（這就是說，中間有許許多多的彼此相關的故事）。（故事，費譯本作 Histories，可譯作歷史，亦可譯作故事，雷譯本作 Chroniques，則應譯作歷史，但就下文文義看，仍以譯作故事爲妥。）

有邦國的故事，有海洋的故事，有「各色各種的」魚的故事。也有關於大地以及關於世界上種種奇蹟的記述；也說到各邦國及其已經開墾的部分的地理上的位置；（雷譯本作「也說到地上各城市和已經殖民的各處的大概情

形。』) 也有關於動物，關於奇物，以及關於別種東西的記述。這是一部寶貴的書。

這一章書裏所說的是海洋，其位置處於西印度(需譯本作印度)，與 Sind 與 Gog 和 Magog 二邦(這是說，亞洲東部，在中國以北的地方)，與 Kaf 山(這是個環繞世界的神山)，與 Sirandib(即錫蘭)，與 Abu Hubays 所打勝的一個邦的中間。(邦，法文作 Pays 可譯作地土，亦可譯為國家，今譯為邦，取其可通於兩義之間也。後同。)這 Abu

Hubays (頁三)是個活到二百五十歲的人。有一年，他到了 Magog 邦，看見了哲人 As-Sawah。這哲人把他領到了海邊上，指給他看一條魚，「魚背上豎着些什麼東西，」好像是船上的帆一樣。有時候，魚頭透到了水面上。(以上原本缺，後人擬補。)那麼，

人家就看見了一個很龐大的東西了。有時候，它從鼻孔中噴出水來，「人家就看見一大根水柱，」和「聖教寺的」大塔頂一樣高。當海洋平靜，魚類分散在各處的時候，它搖一搖尾，就把魚類聚攏來；接着是它張開了嘴，人家就可以看見所有的魚都「投」到它肚子裏去消滅，像是到了一口井裏去的一樣。航海人在這一個海洋裏航行，都怕這一種魚；所以到了夜裏，他們都搖着木關鈴，像耶教徒「傳呼禱告的時候」搖着木關鈴一

樣，希望這樣鬧了，魚就可以不來靠近船，不來把船打沉。

這樣一個海洋裏，有一種魚，是我們所捕的，它的長度（頁四）是二十肘。（肘，古量名，起於肘，止於中指之端，約合今量五十生的米突。）

我們把它的肚子破開，中間有一條同類的魚。再把這第二條魚的肚子破開，中間還有一條同類的魚。這些魚都是活的，會動的；它們的式樣彼此相同。

這種的大魚名字叫做 wal。雖然它的身體很龐大，却有一種一肘長的名，字叫作 Lask 的魚，寄生在它身上（雷譯作做「他的仇敵。」） wal 一面的做着洋裏的王，使用它的威力，殘殺一切的魚，一面却被這小魚制服着；（雷譯作「當大魚發了怒，要攻擊海裏的魚類，而將它們殘虐的時候，這小魚能制服它，使它有理性。」）因為自從 wal 產生的時候起，這小魚就「附生」在它的耳朵裏，直到它死的時候為止。這 Lask 魚也能寄生船隻上，大魚為怕小魚的緣故，所以不敢近船。

這海洋裏，還有一種魚，據說它的面孔和人的面孔一樣，而且還能飛出水面。這一種魚的名字叫作（頁五） mayj（或作 mj）。另有一種魚在水中伺候着，它候着它

「飛出水面以後」重新跌到水裏去的時候，就把它吞喫了。這一種魚名字叫作 *anka-tus*，其餘的魚，也都彼此互相吞喫。

【據 *Yakubi* 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若然要「從波斯海灣起」取道上中國去，就得渡過七個海。這七個海，各有各的顏色，與風，與魚，與清爽之氣，彼此都不相同。第一個海是 *Fars* 海（或稱波斯海，即波斯海灣），其起程處是 *Siraf*，止點是 *Ras al-jum-juma*（意謂「腦壳岬」，或稱 *Ras al-hadd*，意謂「界限岬」或「邊界岬」）。這個海是狹窄的，其中有採取珍珠的區處。」（此節據 *贊氏* 所作「天高波斯突厥地誌遊記合參」補，原書卷一，頁四九〇。）

【據 *Masudi* 的『金原寶鑑書』裏面說，*Fars* 海直延長到 *Obolla* 與 *Barrajes* 與 *Abbadan* 三處，這三處，都屬於 *Basra* 地方的。這一個海灣有一千四百哩長，其產生處有五百哩闊（此所謂產生處，當指入大海處而言）；但是，有許多地方，兩岸間「只有」一百五十哩闊。（明法語作 *Mille*，即英語之 *Mile*，源出羅馬，意謂千步之長。後德意英語國均用爲量名，而長短不同。此不知何指。）這一個海灣是三角形的，三角的頂尖就是 *Obolla*。三角的東面

一邊，是用波斯的海岸造成的，〔其中依次數去〕有 Dawrak al-Furs 邦（意思是說『波斯人的有頸瓶』）；有 Mahruban 城；有 Siniz，是製造繡花布的地方，又出別種的織物，叫做 Sinizi；有 Tannaba 城，出產的布就叫做 Tannabi；有 Najiram 城，在 Siraf 的境界之內；有 Bann Amara 人的邦。其次是 Kirman 海岸，或稱作 Hormuz 邦。Hormuz 的位置在 Sinjar 城的對面，在 Oman 的境界之內。——從 Kirman 海岸延引過去，緊接就是 Makran 邦的海岸，其中所住的是邪教徒，名目叫做 Sura，這地方產生的棕櫚很多。其次是 Makran 的〔首都〕Tiz。其次就是 Sind 海岸了，這裏有 Miran 河（即 Indus 河）的許多出口。這條河是一個邦城裏的主要的河，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的了。在此的海邊上，有一座 Daybul 城，是西印度的海岸與 Baruc 的地士的交界處（Baruc 古稱 Bharukaccha，即 Potolémée（希臘的天文家兼地理家）所說的 Bapuyata，現在的地圖裏寫作 Broach）Baruc 地方的人所造的矛子，名目就叫做 Baruci。自此以往，這一條海岸全無間斷的一直通到中國，中間也有已經殖民的地方，也有荒蕪的地方。在 Fars（即波斯）與 Makran

與 Sind 一岸的對面一岸，有 Bohray 邦，有 Katre 諸島，有 Bannu Zudzayma 人的沿海地，有 Oman 邦，有 Mahara 地方；[這 Mahara 地方]直通到 Ras al-jumjuma 地方（亦稱 Ras al-hadd），這 Ras al-jumjuma 地方是分屬於 Sibir 與 Al-Ahkaf（意謂『砂灣』）兩處地方之內的。這波斯海灣裏有許多島，有如 Harak 島，又稱爲 Tannaba 邦，因爲這一個島是 Tannaba 的一部分，而且中間只相隔着不多幾個 Parasanges（古波斯量名，合廿二五〇米突。）這一個島裏所出產的珍珠，就叫做 Haraki（意謂『Harak 珠』）；又如 Oval 島，上面住的是 Bannu Ma an 人和 Bannu Nismar 人，和別種阿剌伯人；從這一個島上動身，只須有一天或者還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 Bahrayn 海岸上的各城。這一條海岸（又稱爲 Hajjar 海岸，上面有 Zara 城和 Katif 城。Oval 島以後，還有許多的島，其中有一個，名叫 Lafat 島，又叫作 Bannu Kawan 人的島，是從前被 Amr bin al-As 征服的；到現在（九四三年），島上還有一個回教寺，就用他的名字作名字。這是個居民繁盛的島，島上被村莊和培種的植物遮滿了。這島的近鄰處，有一個 Hinjann 島，是航海的人裝

取清水的地方，離這島不遠，有幾個小嶼，就是「民間所傳說的」『Kusayr 嶼與 Uwayr 嶼，還有一個第三嶼也未必見得好。』最後是一個 dardar（意謂『漩渦』，就是那有名的 Musandam 漩渦，航海的人給它起一個綽號，叫做 Abu Humar（意謂『小驢子的老子』）。這些地方的島嶼都是浮出於海面的黑島，上面沒有植物，也沒有動物，四面環繞的是深的海，當海船航行到近處的時候，有兇惡的大浪撲擊上去，使船上的人恐怖。這一段「危險的」海道，位置在 Oman 與 Siraf 中間，是航海的要道，海船必須在許多島嶼中間穿過，沒有方法可以避免。有些船走錯了「路，就遭了難了」；有些船「走得好的」，才能達到目的地。這一個波斯海灣裏的水，依上文所說，所灌溉的是 Bahrayn 波斯， Basra, Oman, Kirman 以至於 Ras al-jumbjuma（或稱 Ras al-hadd）……】（此節據 Meynard, Courteille 二氏所譯『金原寶鏡書』補原書卷一，頁二三八至二四一）

【據 Ya'Kubi 說，第二個海是從 Ras al-jumbjuma 起頭的，名字叫作 Lar-wi（意思是說 Lar 邦的海，即 Guzerate 的海）這是個大海，海中有 Wakwak